



## 柴香漫煮旧时光

◎段小华

朋友请我去新开的农家菜馆吃饭。推开门，铁锅炖菜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服务员端上一盘焦黄的红薯锅贴，脆皮裹着甜糯的红薯泥。朋友夹了一块给我：“快尝尝，招牌菜呢！”

牙齿刚碰到锅贴的脆边儿，我就想起了旧时光，那灶膛里毕剥作响的柴火声，那混着红薯的香气，从记忆里涌出来。儿时，我就蹲在灶台前，看母亲掀开木锅盖，把大米和食材顺次放进大锅里。

那时家里烧柴火灶，砖砌的灶台比我还要高。母亲总把最甜的红薯铺在锅底，偶尔会铺上些腊肠，更多的时候会把扎肉放在锅里。铁锅烧得滚烫时，她舀勺凉水往锅边一浇，“滋啦”声响得人头皮发麻。这时我才敢凑近看——贴着锅沿的面饼被蒸汽顶得直晃，慢慢鼓起焦黄的泡泡。

“火小点儿！”母亲用火钳拨弄灶膛，火星子溅到我脚边。我赶紧把柴火塞进灶口，看火苗舔着黑黢黢的锅底。腊肠的油香混着柴烟，熏得房梁上的腊肉直往下滴油。母亲用围裙擦擦手，掀开锅盖的瞬间，诱人的香气让我睁不开眼睛。

锅底的红薯早就是软软的了，黏着锅巴撕下一大块。腊肠油渗进米饭，亮晶晶的米粒裹着焦脆的锅巴。最馋人的是那些锅贴，贴着铁锅的那一面焦脆，挨着蒸汽的那一面软乎乎的。我总抢着把锅贴翻过来，看金黄的脆皮裂成细密的纹路。

有一年南方暴雪，家里只剩下半袋红薯。母亲把红薯切成薄片，贴在锅边烤得卷了边。

## 油茶香 母爱长

◎樊树林

“十五打油茶，十六捏扁食。”在我的家乡，正月十五有吃油茶的传统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小时候能吃上元宵是一件难得的事情，反倒是年年岁岁元宵节，吃母亲煮的油茶，成为经年累月的美好印象。

记得每年正月十三的下午，母亲就开始炒用于煮油茶的油茶面。现在想起来，炒油茶面不算过于复杂烦琐，所需材料也是寻常所见，不过是白面粉、花生米、芝麻、花椒、大料、盐等。

午后两三点的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来，照得屋子里暖暖的。母亲炒油茶面是很认真的，用火钳捅开煤火，炒锅内放少许油，然后将半碗花生米倒入炒锅，不断用铲子翻炒。火苗渐渐蹿了上来，炒锅内一阵噼噼啪啪，立即将花生捞出倒在案板上的簸箕里。在等待花生米放凉的过程中，母亲将花椒、大料放入蒜臼里，咕咕咚咚将其捣碎……10来分钟后，花生米已经放凉，母亲再将花生米的皮搓掉，用簸箕将其筛净，用擀面杖在案板上将去了皮的花生碾成碎末。

下个环节就是炒面了，炒面需要小火翻炒，因此母亲在炒面前，会将煤火下面的出渣口用东西遮挡一下，再将面粉倒入炒锅内。蓝蓝的火苗舔着锅底，母亲用木铲不断翻炒，让面粉受热均匀，直到白面粉开始冒热气，里面的水分渐渐稀少，面粉也就变成淡淡的黄色，

## 理发的那些往事

◎胡建琛

每年春节前，理发是必修课。今年春节前，去接妻子和外孙女时，在电梯里遇到原来的村邻，他刚理发完，是在社区大厅“快剪”的，价格15元。我腊月初在那里理发，才12元。回家路上讲起此事，妻子说，有些地方的“快剪”过年前要20元呢，真应了那句老话：“过年河水涨三分。”

小时候，学校放了寒假，我立马往外婆家跑，跟着小舅到处玩，像两个小兄弟一样，因为小舅比我大姐的岁数还小。小舅理发，我顺着剪，不花钱。

父亲从上海回家过年，让姐姐奔外婆家喊我快回去。我磨磨蹭蹭地去见父亲，他很威严，有时看到我快过年了还没理发，就会逼我去村里剃头匠家，无锡人有正月里不剃头的习俗，大小年夜前，理发的人真多，当年价格倒不贵，小孩子1角，大人2角。但那时冬天很冷，排队时间很长，到晚上感觉又冷又饿，从此我不喜欢理发。

我父亲是上海刀剪厂的，在厂里他为别人理发。家里理发工具多，母亲总是自己洗头、自己剪发，往往要花费几个小时。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乐意当邻居小孩、大人免费理发，节日里更忙了。

上班后，我心扑在工作上，顾不得去理发，去了又不愿多等候，头发越来越长。我自

### 雪舟静泊岁月闲

盛近摄

## 螺田牧歌

◎邹清华

漫步亿田、梓越等古村，仿佛是在穿越一条历史的长廊。那斑驳的墙壁、古老的屋檐、精致的雀巢，都是岁月的见证者。小巷子里偶尔传来的犬吠声，打破了乡村的宁静。

（二）

冬日，阳光似乎也变得慵懒，带着一种静谧的氛围。那天下午，大家决定去爬盘岭的茶山，去探寻茶山在这个季节的独特韵味。

来到茶山脚下，那一片茶园依旧绿意盎然。茶树的绿，与周围枯黄的杂草，形成鲜明对比。茶树就像是坚守岗位的战士，在寒冷的冬天依然挺立着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生机。

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攀登，阳光在茶树的叶片上闪烁着光芒，就像无数颗绿宝石。那光线像是给茶树披上一层金色纱衣，让茶树看起来更加迷人。每一片茶叶都像是在向我们诉说着它的故事，讲述着它在四季轮回中的经历。

在半山腰看到的景象让我大为惊叹，一片绿海在脚下“翻腾”。远眺，能看到连绵起伏的山脉，在冬日里显得更加雄伟壮观，它们像是大地的脊梁，承载着万物的生长。远处的村庄在山脉的怀抱之中，烟囱里冒出的袅袅炊烟，给寒冷的冬日增添了一份温暖的气息。

再看茶园，就像是绿色的拼图碎片，镶嵌在大地之上。茶园里的茶树整齐排列，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。这让我感受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，人类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，而大自然也给予了人类丰厚的回报。

我静静地站在山岗上，欣赏着这难得一见的美景，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和生命的顽强。冬日的茶山虽没有春天的繁花似锦，没有夏天的郁郁葱葱，也没有秋天的硕果累累，却有一种独特的宁静与祥和。这种宁静让我浮躁的心变得平静下来。

日复一日，我被困在繁忙的工作中，开始渴望逃离城市的喧嚣，远离世俗的浮华，回归心灵的宁静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清晨，朋友来信邀前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螺田镇采风，正合我意，决定给自己放个假，去乡下走走。而且，一位友人在螺田驻村，我经常能在他晒出的工作日志中，感受到那里的人文山水、田园牧歌，令人向往。

（一）

螺田位于吉水县东南部，境内主要为山岭峡谷，最高处是盘岭山，其地貌沟壑纵横、溪水潺潺，酷似一粒田螺，由此而得名。

踏入螺田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山岭，它们如同大地坚实的脊梁，承载着当地的历史与未来。峡谷深幽，像是大地张开的怀抱，将无数秘密深藏其中。阳光洒下，在山谷间“切割”出一片片光影，那是自然用光线绘制的画卷，明暗交错间，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的变迁。

第一站亿田村，一个熠熠生辉的村落，如同镶嵌在螺田镇这顶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。村中刘姓开基立业后裔嗣传承千年，留下一批古址遗迹，有古老民居，有斑驳牌坊，有古桥，还有被围墙保护起来的宗祠遗迹……绕进围墙，第一眼就看见一对威猛的红狮和两个被风化侵蚀了的石鼓，均雕刻着精美的纹饰。两边的墙面上，挂着两排进士的画像和生平，细数，一共12人。望着画像上的人物，能想象到他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诵读经典、挥毫泼墨，他们的才情与智慧仿佛还在空气中弥漫，使得我们的每一口都呼吸着浓郁的文化气息。12个进士的荣耀，就像12道璀璨的星光，穿透历史迷雾，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闪耀，是整个村落乃至整个螺田文化底蕴深厚的有力见证。



## 春来野菜香

◎涂启智

河畔的杨柳最早感知到春潮的律动，从灰蒙蒙，到鹅黄，再到嫩绿，直至绿意盎然，连苍穹和大地都随之一起融入无边的绿海。

春风吹拂之下，土地渐渐湿润，枯草慢慢返青，前几天还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转眼已是“碧绿如茵到天涯”。经过一冬的包容吸纳，原野将所有枯枝败叶都归于尘土、化为养分，为抽芽拔节提供取之不尽的能量。

春笋、地米菜、“婆婆丁”（蒲公英）、灰灰菜、牯牛苑（夏菇草）、蕨菜、香椿等各种野菜应运而生，在春风中招摇，嫩汪汪、绿油油。这春天的馈赠，任谁的舌尖味蕾都无法抵挡。

春笋，即春天的竹笋，清炒或焖肉皆可，还可晒干食用。清炒春笋脆生生的，有一股山野清香。春笋焖肉，肥瘦相间的猪肉与春笋相得益彰，肥肉油脂被春笋充分吸收，肉肥而不腻，笋

温润醇厚。干春笋炖排骨汤，老少咸宜。干春笋和排骨炖到酥烂，二者香气互相渗透，食之满口生香，五脏六腑通体熨帖。悠然神会间，“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”。

地米菜，也叫荠菜，可清炒，可凉拌，也可煮汤。田埂、地边、河畔、小溪旁、房前屋后……处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小时候，我用五六寸长的铁铲挖过很多地米菜。地米菜口感清甜，香气淡淡却沁人心脾，包饺子堪称绝配。

牯牛苑，体形为地米菜的三倍左右，茎与叶片也比地米菜粗壮许多。腌制的牯牛苑风味独特。将新鲜牯牛苑清洗干净，切成一段段，晾晒干水分，加入食盐、大蒜、八角以及少量姜片，放入坛或罐中密封一个月左右，即可食用。腌制的牯牛苑可凉拌，可炒肉，味道起初略带苦味，而后回甘不已。

## 山村春来早

◎苑广阔

苞，大米粒一样缀满枝头；即便是乡野小路上被人天天踩在脚下的车前子，叶子也由暗绿转为嫩绿，每片叶子看起来都丰盈多汁、蓄满春意。

最浓烈、最热情的，还是要数油菜花。当我顺着小溪往下走，转过一个土坡，一大片油菜花地呈现在眼前时，我的眼睛瞬间被“点亮”。油菜花品种不同，开花有早有晚，我记得往年清明节前后，还能看到大片的油菜花开放，没想到这才过了春节十多天，就已经有油菜花耐不住性子，以怒放的态度宣告春天的到来。

油菜花地里，已经有蜜蜂和一种淡黄色的蝴蝶在飞来飞去、忙忙碌碌，给寂静的原野平添了许多生机和活力。

这个季节，田里的活不多，但一些勤劳的农人，已经在田间地头忙活起来，为春天里的犁田、耕种做着准备。我不认识他们，却不妨碍他们热情地打招呼，他们也热情地回应我。一个正在路边果园里修剪砂糖橘树的大姐，热情

（三）

从明初开始，螺田就有种植大蒜、生姜的传统，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。

闲游之余，大家穿行于螺田的大小村庄。走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子，爬到后面的小山坡上俯瞰，旷野上的田地像一块巨大的棋盘，田垄是棋盘上的格子。有大片田地种着大蒜，田垄整齐齐齐，嫩绿的蒜叶像是给大地铺上一层绿色的毯子。在旁边的田地里，还未收获的生姜从土里露出些许叶子，好像在和大地玩“捉迷藏”游戏。

村庄坐落在旷野的边缘，一条蜿蜒的小路如同一条丝带，将村庄与旷野连接起来。沿着田埂向村庄走去，村里的小路有些坑洼不平，路的两旁是村民们的小菜园，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，绿油油的，充满了生机。小路的尽头是几幢小洋房，门口有几只鸡在啄食，狗在一旁懒洋洋地晒着太阳，这就是乡村田园平常却又温馨的画面。

沿着村庄外围有一条小溪，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。溪水清澈见底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点点银光，如同繁星坠入人间。溪边生长着茂密的水草，它们随着水流轻轻摇曳，仿佛是在为流淌的溪水伴舞。两岸是柔软的泥土，夹杂着圆润的鹅卵石。而水里的鹅卵石在溪水长期冲刷下，十分光滑，静静地躺在溪底，见证着小溪的岁月变迁。

在小溪旁边，生长着一棵栎树，树叶早已落尽，树梢上还残留了几个火红的柿子，给人一种坚韧不拔和生命力顽强之感。

从古村遗迹到山乡茶园，从田野蔬菜到溪水栎树，每一处景致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，平凡而普通，却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最纯净的洗礼。

（完）